
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劉日英這時卻突然止住哭泣，帶淚插嘴道：「你胡說，爹並不想殺死你！假如……」

金蒲孤微笑着：「假如我留在萬象谷，他自然用不著殺我，因為我已不會成爲他的勁敵了！」

劉日英抬起眼道：「家父將平生所能摘錄相贈，可見他對公子之器重……」

金蒲孤冷笑一聲道：「我知道，你父親留下那一冊絹帛上就載的東西，的確已窮天地之造化，可是我學了上面的東西，不知不覺間會變成與他同一類型的人物！」

劉日英搖頭道：「這是公子過慮了，世上沒有絕對害人的東西，用之善則善，用於惡則惡，鋼鐵鑄爲犁鋤，則爲養民之具，鑄爲刀劍，才是殺人之器，妾身本來對公子寄莫大的厚望，盼公子能接受那些學問，進一步去將家父改變過來，可是你將它毀了，而且毀得那麼突然，妾身還來不及將寸衷剖露，已經失去機會了。」

金蒲孤哈哈一笑道：「我也想到這一點了，可是還是決定毀了它，因為我瞭解自己的定力，絕對無法做到你所想的程度……」

南海漁人輕輕一歎道：「老弟太謙虛了，以你的才華品性，應該不成問題的！」

金蒲孤笑笑說：「前輩也太看重我了，可是我自己卻不敢那樣想，因爲我是人，人就無法克制本性中的缺點，正如劉小姐所學的鋼鐵之例，以之鑄鋤犁，必須經過辛苦耕種才有收穫，以之鑄刀劍，祇須架在人家頸子上，就可以得到隨心所欲的享受，兩相比較，誰也不願意棄逸就勞，所以我不敢冒那個險……」

南海漁人默然不語。

金蒲孤又笑笑說：「毀去絹冊，祇逃過劉素客第一個陷阱，因此我必須急急離開，避開他的第二個陷阱……」

南海漁人奇道：「這又是怎麼說呢？」

金蒲孤微笑着：「假如我留在那裡，與這些絕色的美女終日廝守，人非太上，孰能忘情，別說是半年了，祇要一個月，我就會陷溺於溫柔鄉中，再也不想別的事了！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原來老弟是爲著這一點才離開的，我還祇當你是真的要去制箭呢？」

金蒲孤微笑着：「制箭祇是一個托詞，我真正的用意是想離開她們……」

南海漁人微怔道：「可是老弟答應她們要回去的？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自然要回去，我總不能失信於幾個婦人，可是我明天回去，便不再擔心受她們的誘惑了！」

南海漁人表示不解。

金蒲孤笑著對鋼羽招手，鋼羽大步踱過來，金蒲孤附在它的耳邊低語片刻，它一展巨翅凌空而去。

金蒲孤這才笑著道：「我們就可以回去了！」

南海漁人詫然問道：「它去找什麼？」

金蒲孤道：「苦竹尖，信石膽，毒蛇血……」

南海漁人失色道：「這些都是清心克欲的東西，老弟要來做什麼？」

金蒲孤笑笑說：「用來製成不動心丸，壁立千仞，無慾則剛，我吃了那些東西後，大概不會再對女人動心了！」

南海漁人一歎道：「老弟用心良苦，祇是對自己太殘忍了一點，你知道經此一來，你永遠都無法……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前輩無須擔心，我是個獨子，身負宗嗣血食重任，不會一輩子作寺人的，我用藥的量大祇祇維持一年就夠了，以後我還是會討個好老婆的！」

南海漁人怔了片刻，才輕輕一歎道：「老弟！我真是服了你了，你怎麼會想出這樣絕主意的？」

金蒲孤微笑着：「我想得到，人家也想不到，所以劉小姐才不許我活下去！」

(八十五)

「啊！待會兒回到島上，請你立刻查閱一下好嗎？不過，這件事千萬別對其他人說哦！」

神尾秀子一言不發地點點頭，但她的嘴唇不知道怎麼回事，變得越來越白，毫無血色。

汽艇急速地前進，月琴島眼看著就快到了。

從海面上看過去，月琴島就像故事書中的插圖，覆蓋全島的綠樹叢中，隱約可見中國特色的屋瓦、朱紅色的柱子。不過由於年代久遠，這些建築物的顏色都顯得有些灰暗。

這是智子上生土長的故鄉，當初她下定決心向這裡告別，沒想到僅僅離開二十多天，命運又再度把她帶回這裡。

此刻在智子眼中，這美麗的故鄉竟然變成一隻不知名的怪物。她覺得似乎有一隻巨大的黑手覆蓋在島上，阻斷陽光的照射。

汽艇上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，就連一聲咳嗽也聽不見。

大道寺欣造面無表情，呆呆地望著前方的水平線；爲代則低著頭緊緊抱住文彥的肩膀。

當汽艇繞過琴桿的尖端時，智子終於忍不住渾身發抖。

這時，有人輕輕拍了一下她的肩膀，她回頭一看，祇見神尾秀子眼角噙著淚水，不過智子並不覺得奇怪，因爲她自己也想放聲大哭。

外祖母阿真更是虛弱地閉上雙眼。這二十幾天當中所發生的種種事情，早就令她感到疲憊不堪了。

汽艇漸漸放慢速度，不久便停靠在碼頭旁。

碼頭上的留守人員及五六位島民都出來迎接他們，這些人和阿真、神尾秀子一一打招呼寒暄，不過並沒有人高聲談話，因爲大家都明白智子這次回來，絕對不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。

惟有伊波良不依然跟著小碎步，在碰到舊識的時候，誇張地和對方打招呼，反而讓人覺得很奇怪。

不久，大夥兒都下了汽艇，三三兩兩地朝大道寺家走去。從碼頭到大道寺家祇需步行十五分鐘，金田一耕助不知不覺中又和神尾秀子並肩走在一塊兒。

「金田一先生。」

神尾秀子看看四週，壓低嗓門問道：「我曾經寄給你那個記錄了許多編織符號的暗號表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

金田一耕助吃驚地轉頭看著神尾秀子。

「哦，那個東西啊……我夾在筆記本裡，現在也帶在身邊。你想知道什麼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祇是隨便問問。」

「神尾老師。」

金田一耕助輕輕叫了一聲。

「你是不是認爲這裡將會發生一些需要那些暗號的事情？」

「不，不，我沒有這個意思。」

金田一耕助非常仔細地觀察著含糊其辭的神尾秀子，突然間，他注意到一件事。

「噢？神尾老師，前些日子你在歌舞伎戲院走廊上拿給我看的項鍊墜子怎麼不見了？」

「哦，那個呀……」

(一三一)



● 橫溝正史

# 招魂

倪匡

我吸了一口氣：「每一個不同的人，有不同的通訊方式，例如溫寶裕是——」

兩人搶著回答：「三長兩短。」

「三長兩短」的訊號的一種方式，也是中國話中的一名俗語，不是很懷好意，她們當然是故意選定了這樣的訊號給溫寶裕用的，所以，一說了出來，就笑個不停。

我盯著她們耳下不斷搖晃的耳環看，六角形，不會比指甲更大，也很薄，微型電子儀器的體積可以小到這種程度，也真是很不容易了。

兩人又道：「我們的工作進行得好，你就由我們介紹給他們認識。」

我又好氣又好笑：「我成了獎品了。」

良辰美景一起叫：「誰叫你『隔著牆吹喇叭』——聲名在外，我們這就去進行。」

我那時，如果知道她們「這就去進行」是什麼意思的話，一定會提議她們明天早上再開始也不遲。

那祇能算是一個小插曲，我也是直到若干時日之後，才知道當晚她們離開之後，做了些什麼。

那是後來，有一次，已成爲世界著名私家偵探的小郭，忽然向我提起，說的時候，猶有餘悸：「真駭人，這世上奇才異能之士真多，若干天之前，半夜三更，我的一個職員在事務所當值，進來了兩個穿紅衣服的少女，行動快得和鬼魅一樣，逼著要找一個……醫生的……那職員……一直以為遇到了鬼，嚇得發了三天癆，也不敢當夜班了。」

我聽了自然祇好苦笑，還不能表示什麼，祇好道：「你那職員，也未免膽子太小了。」

小郭的神情十分嚴肅：「不是他膽小，我的事務所中，到處都有閉路電視，也一直不斷進行錄像。」

事後，錄影帶放出來一看，那兩個少女站著不動的時候，明麗可人，兩個人一模一樣，可是一動時……絕無可能有人可以移動得如此之快的，她們是……」

我笑了笑，知道他接著想說什麼：「不，她們不是外星人，有機會，會介紹給你認識。」

小郭望了我半晌，才道：「你認識的怪人真多。」

我立時回答：「包括閣下在內。」

良辰美景在離開之後，就在小郭的偵探事務所中，取得了費力醫生的一切資料。

費力醫生的研究所，由一個世界性的研究基金作資金支持。這一類的基金，對於有資格的研究者，十分寬容，付出大量的金錢供研究，三年五載，沒有結果，絕不會有半分怨言，而且也絕少過問研究者如何花費金錢。費力的研究所，甚至連建築物，都是基金支出建成，在一個海灣的邊上，十分優美清靜。

(九)



凌靚兒解下自己的衣帶，站到椅子上，纖纖素手一揮，雪白衣帶繞過橫樑落到她面前；凌靚兒平靜地將衣帶打結，輕歎一聲，沒再遲疑，衣帶繞過了細嫩無瑕的玉頸。

「咚！」椅子倒地的沉重聲響在房內迴盪著，穿著白色繡花鞋的小腳微動了兩下便停止。

痛苦祇是一剎那，之後就永遠都不會再痛了。

霍非凡一整天都心神不寧，做任何事都不順利，讓他就本該陰沉的臉更冷得駭人。

可惡，都是那女人害的，昨天不應該聽她說那麼多廢話，讓他不平靜的心更亂了，真是該死！

手上的營運報告再怎麼看都是原來的，那一頁，最後霍非凡祇好扔下一切離開書房，鐵青著臉提早休息。

大夫夫人見到霍非凡回房，笑開了臉迎上去。

「莊主，你回來了！」

霍非凡輕啞一聲，人到桌前坐下。看到桌上擺滿了酒菜，揚眉看著妻子。

蕭月紅在一旁坐下解釋。

「莊主這兩天心情不好，所以妾身便親自下廚做了幾樣莊主愛吃的小菜，想陪莊主喝個小酒解悶。」

取了酒壺來倒了兩杯酒。

「莊主，乾杯。」蕭月紅舉杯相邀。

霍非凡拿起酒杯一飲盡而盡，蕭月紅又忙爲他酒杯裡加酒，霍非凡連喝了三杯才停。

「莊主，這樣光喝酒會醉的，吃些菜吧。」她殷勤地爲霍非凡布菜。霍非凡舉箸想夾菜，卻看到她手腕上的玉鐲，立刻丟下筷子抓著蕭月紅的手腕聲問：「你這鐲子從哪來的？」

蕭月紅被嚇了一大跳，趕忙回答：「是……是靚兒送的。」

霍非凡又注意到她脖子上掛的晶玉，

冷怒地問「連晶玉也是她送的嗎？」

大夫夫人點頭，怯怯地解釋：「晶玉和手鐲都是靚兒送的，靚兒說她不用了，就送給了妾身。」用不到！凌靚兒爲何這麼說？焉地，霍非凡腦裡浮現了昨天她說的話：我願意用我的性命來證明！

證明什麼？她愛他？如何證明？難道她想……

「莊主若不喜歡妾身佩帶這些飾物，妾身就拿下。」

大夫夫人見霍非凡不悅，忙要脫下晶玉，但是項鍊卻突然斷了線，一顆顆的晶玉霎時全灑落，散了一地。

「哎呀，怎麼斷了？」大夫夫人手忙腳亂要撿晶玉。

霍非凡看到這情景，心中冷不防的打了個冷顫。不會的，她會這麼做嗎？不會的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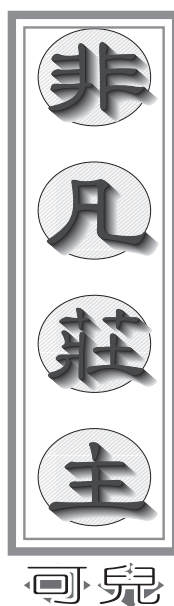
他立刻跳起，奪門而出，以最快的速度趕向如玉樓。

靚兒，靚兒……他心中一直叫著靚兒，腦中卻不斷浮起她的話——我願意用我的性命來證明！

不……她不能這麼做，不……

霍非凡衝到凌靚兒門前，門上的鎖鏈讓她臉色更加蒼白，他沒時間去找鑰匙，大腳用力一踢，門板應聲而倒，他立刻跑入房裡；穿過珠簾後，入眼的情景成爲他一生永遠都揮之不去的夢魘。

(七十六)



# 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茶畢，裴公子道：「宣仁兄貴意何以令人難解！但不知家尊仰板於仁兄，而仁兄何拒絕之甚？莫非仰板不起麼？」宣公子歎一口氣道：「小苦若輩，一言難盡。望仁兄原諒。」

裴公子正要開口，祇聽書房外一聲咳嗽，裴爺進來，兩位公子俱已站起相迎，唯宣公子見了裴爺，面有慚色，也免不得向前相見，口稱：「年伯在上，小侄登堂拜見。」裴爺道：「賢侄少禮，一旁坐下。」

宣公子告坐，大家方才坐定。裴爺道：「我看賢侄才貌雙全，老夫久已拜服。因膝下有一弱女，雖非至室，亦是掌珠，欲擇一佳婿。如賢侄者，世上罕有其人。故前托令姨丈向你尊翁說媒。滿擬一說必成，誰知推托，多分是令姨丈不會說話，代人善爲撮合。今幸賢侄光臨寒舍，老夫不揣冒昧，當面將弱女許與賢侄，賢侄不可有爲推辭。」宣公子道：「年伯吩咐，小侄怎敢推辭，但無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小侄焉能自主？望年伯原諒。」裴爺道：「祇要賢侄允了親事，少不得失媒妁，通知你父母，這就不爲自主了。」宣公子被裴爺這一駁，沒得話回，道：「小侄心事，連自己說不出來。年伯府中千金，自有乘龍佳婿，何必小侄？但小侄雖有一點才貌，不足爲奇。望年伯恕小侄唐突之罪。」裴爺笑道：「賢侄說不出的心事，老夫知之久矣。祇不過情獨鍾於寶珠。可惜寶珠已死，徒想無益。就是小女，才貌也不亞於寶珠，賢侄不要少所見，多所怪，過於拘執，自貽後悔。」宣公子被裴爺說出心事，滿面通紅，道：「小侄不曾情鍾寶珠，別事也無後悔。」裴爺怒道：「你今日拒絕如此，不要到後來再想求我，我也是不能從命的。」宣公子也被裴爺架煩急了，道：「年伯若不相信，小侄便寫一個憑據與年伯，以爲後日執證。」裴爺聽說，哈哈大笑，就叫宣公子寫此憑據。宣公子取了笑紙，怎生寫法，且看下文。

第十回 聽月題詩 引生遇故 詩曰：  
夜漏無聲誰聽月，冰輪皎皎又有聲。  
天宮響振霓裳曲，送下清音到玉京。  
裴爺見宣公子竟認真要寫起絕據來爲執照，肚內好不暗笑。書癡不知就裡，執意如此，少不得日後慢慢擺佈他一番，方出今日心頭之氣。一面想著，一面假意發怒道：「好個不識抬舉的小子！老夫一團美意，招你爲婿，你反出言無狀，竟肯寫絕據與老夫爲憑。也罷！」

我有心托明月，誰知明月照溝渠。

(三十四)

**神機妙算張太乙**  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**鑽研**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**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**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**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**  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  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**聖路易新聞電子報**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